



上 册

查尔斯·····	雪利·杰克逊(1)
有几分傻气又何妨·····	朱迪思·维奥特(7)
计程车上的乘客·····	欧文·斯德恩(9)
十年,还一副尊严·····	栖 云(13)
通向友人之路 ·····	普里什文(19)
烙印在心灵深处的悔恨 ·····	邱海泉(3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	李 也(37)
蝴蝶也会哭泣 ·····	谢 冕(41)
我不再羡慕·····	艾 菲(44)
光明·友谊 ·····	屠燕丹(47)
黑 镜 ·····	艾利克·喀麦伦(51)
美洲豹 33 号·····	安·阿斯图里亚斯(58)
站成一棵树 ·····	于 晨(66)
心弦独奏 ·····	启 帆(69)





山那边是什么	齐铁偕(72)
母亲的圣经	佚名(74)
童年的黄房子	寒潭(77)
女孩的情调	洪烛(80)
心事	姚彩霞(82)
八月流风	唐漫漫(85)
笑得出来	罗西(88)
那个妈妈也会想你的	黄育(90)
当啥都好,千万别当记者	唐文敏(94)
无心栽花	傅东(96)
母亲的较量	佚名(98)
空中鸟语	郭枫(100)
五月的美丽与惆怅	张冰辉(103)
向导	杨光才(108)
故事里的天堂	斯人(111)
我要教你跳探戈	刘晖(113)





最后的一曲·····	曾 秋(116)
有雪无梅不精神·····	王海涌(118)

下 册

打柴的日子·····	姜 军(121)
面包·宠物狗·····	李红军(124)
故事里的冬季·····	易晓寒(126)
林村琐见·····	黄长江(129)
惊 魂·····	于富强(132)
我和老妈·····	戴觅文(135)
姐 姐·····	李健昌(139)
初 春·····	越 飞(141)
父 爱·····	佚 名(151)
唱不出来·····	广向荣(153)
快尽孝道·····	佚 名(159)
莫笑痴情太痴狂·····	千丝雨(162)
爱情没有保质期·····	王芊芊(166)
另一份供品·····	周俊杰(169)





玫瑰送给谁	郑 恽 (173)
惦 记	何国平 (176)
走过去,前面是个天	信 风 (179)
春天是个读书天	符伟智 (183)
乡 愁	马俐娟 (187)
迟来的爱	梅 子 (191)
大森林的眼睛	温淑珍 (193)
难解的秋梦	邓艳丽 (197)
期待重逢	雯 雯 (200)
西游虎跳峡	官兴春 (202)
掂脚尖儿	杨长生 (213)
旅俄漫笔	何 春 (215)
清风流水	北皇人德 (221)
宝贝爸爸	李 莉 (224)
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刘雪敏 (229)
一起走,看细水常流	艾 艾 (234)





伟人的另一面	刘 溢(237)
毕业后的这个夏天	邱 菊(239)
牧羊犬与狼	杜治辉(243)
妈妈,您真美	唐一博(245)
朋友樊刚	董玉明(247)





打柴的日子

◎

姜
军

我是在山沟里跌打长大的。8岁那年，母亲托人编了一个小背篋，郑重地交给我：“你不小了，以后跟哥哥姐姐一块割草打柴去罢。记住，把背篋装满。”割草打柴就这样毫无商量余地地走进了我的童年生活。

相比而言，我喜欢打柴胜于割草，因为打柴更适合山里男孩野性的挥发。上山，爬树，窜悬崖，即使光着脚也能箭步如飞。偶尔还有意外惊喜，诸如发现一窝毛茸茸的小鸟，抓住一只吱吱叫的松鼠，都是能令人快乐好几天的好事。太阳火辣辣地晒着，遍山四野蝉鸣回应。把背篋往山洞一藏，我们又准备抓蛇了。山上多的是花蛇和乌裳蛇，毒都不重的。蛇见了人就逃，追上去一把抓住尾巴，绞跳绳般猛晃几圈它们就头晕了，趁势一把擒住蛇头，就完全由你摆布了——竟然十分服帖。我们对抓蛇是乐此不疲。偶尔把蛇藏在身后，见一女孩走来就突然甩出吓得她哇哇乱叫，这群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21





坏孩子却哈哈大笑——蛇早已没命地逃走了。

我很快喜欢上了打柴，而且很快就有了一支自己的队伍。每天村小放学，就和几个哥们约好某时某点老地方见。当然，真正的工作是玩儿。山里永远也不愁打不着柴。看看天将暮黑，便三下五去二折几捆干柴装满背篋，装不下了还用绳子捎着。雄赳赳气昂昂大将军凯旋般回家，母亲一脸笑容，连夸儿子今天真乖。

打柴最有成就感的是寻到枯树。往深山里走，有时会发现有些树已枯干很久了。几个人合力一推，就摧枯拉朽倒了下来。扛一棵大点的枯树回家，可以烧好几天。大人一番褒奖（当然只限于精神上的），同时加派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用斧头把树劈开。于是脱衣挽袖磨斧霍霍，一头大汗终于肢解完毕。进屋邀功，母亲早准备好了一大杯浓郁的茶水。

打柴的日子，当然也不尽是快乐。山里人的贫穷，改革之风初到时山里人盲乱的骚动，都无不成了我小小心灵沉沉的重轭。

有天打柴回家，正准备炫耀辉煌战绩，却被母亲叫住了：“去，把柴送到河沟那边刘二婆婆家。儿子媳妇不要她了，没的柴烧。”我幼小的心里忽然涌起一股难言的酸楚。刘二婆婆老伴早死了，一手皴裂终于把儿子拉扯大。谁知近年兴起打工风潮，儿子媳妇竟然顾不上她就匆匆外出了。山里人，也真是穷疯了。我默默遵从了母亲的吩咐。

几年后我们家搬到了镇上，离山林远了。再后来我又到

了新疆求学,与山林更近乎隔绝。打柴,也只是一段简短的童年记忆。

是的,就童年而言,我算不上遭遇什么苦难。可山里人吃饭时一碗红薯的清苦,对贪官污吏敢怒不敢言的眼神,对美好生活无限向往的神情,都无不时时利剑般穿透我的心头。当然,就现实而言,或许,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变。但这一切却早已渗透了我的灵魂,成了我终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笔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了。它始终鞭策着我。使我明白,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大山的儿子;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不能丢了大山的性格。

我还年轻,我想我一定还有机会再次走入大山,再打一次柴的。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23



山里人吃饭时一碗红薯的清苦,对贪官污吏敢怒不敢言的眼神,对美好生活无限向往的神情,都无不时时利剑般穿透我的心头。但这一切却早已渗透入了我的灵魂,成了我终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笔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了。





面包 · 宠物狗

◎

李红军

一只宠物狗躺在面包箱里欣然而睡，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斜射的阳光正好照射着它柔软软的完好光滑的身体好端的安详。

买面包的人络绎不绝，纷纷抢购着这走俏的商品，他们没有留意，昨天狗就躺在这只装面包的箱里，把唾液和跳蚤涂满箱底，主人早上出门时找了一块抹布随便一抹就又成了香喷喷面包的栖息地。

很远的有人就被麦香吸引到这边来了。

就在人们对面包独特的香味，品尝后啧啧称赞时，宠物狗醒了，它伸了一下懒腰朝着人们吐了一下舌头，似乎埋怨人们惊着它的美梦了，主人不无吃惊地按了按它的头说：“宝贝，听话，好好睡去。”一边把钱放进口袋里。

手里一边拿着钱，一边玩宠物，一边拿

面包已形成习惯。

有一天主人因为有应酬忘了喂他的宠物，它依然在它温暖的小窝里睡到日上三杆，它饿极了就爬起来从装有面包的那个箱里叼出一个面包得意地大吃起来，此举正好被一个排队上来的顾客一览无余，他惊异地捂着鼻子跑开了，为此许多人不欢而散。

主人忍无可忍当众打了它。

宠物从此消失了，有人说它不堪忍受主人的打骂去了天国，有人说它是被拘束太久去外面找找自由。有人说在购买的面包里发现了一根7厘米长的头发。

众说纷纭。

面包室里不知何时又火起来了，人们又被那奇特的麦香吸引来了。

只是多了一些新面孔。

主人又抱了一只白得无杂毛的小狗娇娇弱弱的，好像比宠物狗更加诱人，更加使人产生怜爱，产生幻想，主人刻意为她打造了一座精美别致的木房子，四周钻满了通风的小孔。或者主人觉得这样做更适合它。

从此，小狗摆脱了住面包箱的命运。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25



我只想，在你的理想和希望里，能为你增添一点鼓励。我只想，在你生活出现失意和疲惫时，能给你一点力量和希冀。



故事里的冬季

◎

易
晓
寒



有种无法割舍的情怀,关于冬季的,总在若即若离地引领着我。

在无法入眠的寒夜里,守着寂寞,我问自己。

很自然地,就想到那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故事。

大学毕业的女孩,凭着自身的天分和亲友的提携,进了一家大型合资企业,短暂的三二年中,由基层职员上班族,一跃而成为让人羡慕的白领阶级,工资薪金自不必说,单是国内外的公私往来和一室一厅的新式府邸,就已经让人乍舌了。更何况二十几岁的她那一副丽质天生,明眸善睐的面孔,和举止若定,大家风范的个性呢,如此以来,她在大学时交的男友就越发黯然被动了。

女孩的男友异想天开地立下三年净挣十万元的誓愿,结果两年半的时候,连本带利欠了人家三万元的债。他常常出入于女孩的单身住所,也常常倾尽自己的口袋,买上几瓶啤酒几两熟食,在女孩焦虑的劝阻



下，一边续写着自己宏大的志向，一边亲吻着女孩的脸颊，然后在白天醒来，又潜入到行色匆匆的路人中。

终于有一天，在酒醉之后，女孩说出了我瞧不起这样的话。

终于在那不久，女孩挽起了某位外商经理的胳膊，成了人家如影随形的贴身秘书，甚至在她男友无尽的等待中，居然失踪了那么几夜。

也许男友找女孩谈过了，也许没有，反正在一个冰雪交织，冷风袭人的冬天，男友在大街上当众吻了女孩，在女孩迟疑惊诧的瞬间，一瓶滚烫的散发着刺鼻气味的硝酸液，浇在了女孩的脸上，男友极为坦然地为女孩打了一辆去往急救中心的的士，然后自己步行去了就近的派出所投了案。不久以后，进行了几百人参加的公审大会，据说伤势惨重的女孩并没有到庭。

全部故事的见证人是我的一個女同学，她在叙述那个能耐的冬季时，明显地增加了一些个人感情的因素，但我对事情的本质毫不怀疑，很随便地翻阅报纸，很偶然地看到了女同学所讲的那个故事。

但是就在那个冬天，女同学告诉我，她与她现任的男友掰啦。

我所知道的事实是：由于家里的障碍，别人的闲话，以及两人世界的狭窄与摩擦，相恋数年的他们，迟迟没有履行结婚的手续，当然他们诡秘的行踪和亲昵的程度，并不完全代表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实是女同学随后告诉我：一个举止潇



酒,出手大方的男人闯进了她极端个性化的生活,而那人正是她所在的部门经理,至于她的男友,刚刚在那个阴晴无定的冬季里失去了她一度弃而不就的职位。

我告诉女同学,没有剧比悲剧要好。

女同学找男友谈了,很理智很坦白,当然女同学回避了部门经理的极度热情,凭着直觉,她到了另一个地方:深圳。故事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我比较费解的。作为惟恐天下不乱的旁观者,我是否违背了自己的良心?我没有定论。

我想对自己说:我的冬天在冻结着我的热情。

我的故事是,找不到关于爱情的焚雪般的描述。

如果那个毁容事件的缔造者,不过是女同学天马行空的编撰而已,那么我对女同学看似客观冷峻的点评,又有几两真实几两虚设呢?昨天下了一场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女同学打来了一个电话。她告诉我:她租了一间有上下水的房子,买了一张双人床和一大堆破烂家具,而且她的男友已经先期在那里安了营扎了寨。

所以我说,最好别怀疑这故事的真实性。

所以,也别完全相信真实的故事。



我对事情的本质毫不怀疑,很随便地翻阅报纸,很偶然地看到了女同学所讲的那个故事。我告诉女同学,没有剧比悲剧要好。



林村琐见

◎

黄
长
江

下车走出街道，闪现在眼前的便是一片辽阔的田野，青绿的禾苗并成一个新鲜的世界。顺中间的一条小径往前走，青绿色的扇形随视线愈宽。一座巨大的村子围坐于田野旁边，村名大概是村人多属林姓而得“林村”。

找个人家住下来，时有年余，大事未办成，倒是见了许多趣事，藏心难忘。

儿子要捉蜻蜓，东家孩子带去了。一会儿，一群孩子便在那边吵了起来。小儿子也哭着来叫爸爸，出去看是几个孩子争着吃蜻蜓。争到的高兴了，没争到的哭起来。儿子比他们都小，争到一只也被抢了过去，自也哭了。

花
儿
为
什
么
这
样
红

129





问得如何吃的，都说烧着吃怪好吃。过会儿又见几个小孩捉了几只来了，这次没人抢。但见都纷纷用打火机点着烧蜻蜓的腹部，似乎随便一烧，手指把头尾和翅膀一掐掉，便往嘴里送了。东家孩子烧了两只，给儿子一只，自己吃一只。儿子不敢吃，东家孩子三番鼓励，他才吃了下去。问他味道，他说：“排骨”。此后几乎天天都见着他们这样吃。

稻苗出穗，黄了。在秋的催促下，收割了。一片光秃秃的田野里站满了和尚般的稻草堆。时越半月，稻草也都到人家中圈或中圈楼上去。村边田野上的田里便是些踩泥、打砖、做瓦的。一群群的小孩上学放学都总得在旁边看了半天才肯离去。

孩子们正看得津津有味，那边空地传来一声狗的尖叫，众人一惊之后哈哈笑起来。原来两条狗正屁股顶着屁股，进退两难，一小孩朝之扔了个石头。

狗怨而不能还咬，有人向之泼水，有人向之撒泥，也只是微蹦几下之后无可奈何便眼睁睁地盯着自己和自己的伙伴受人侮辱。

那位打砖的找来一把镰刀，跑上前去朝两狗的屁股中间一割。两狗同时一声吼，朝着这打砖的一张嘴——不知是感谢他是想咬他，便各奔东西而去。顿时众小孩一顿哗然，有的分别朝着这两只狗追，有的按原来的方向走去，有的却还留在原地陪看着那位打砖的。

两天之后便听说有人朝两条狗的方向找去，找到狗洒下的血滴迹终点时，都得到了一只死狗。

时又逢冬，想想那片辽阔的田野，一阵光秃秃之后，那近村的田中又会出现些打砖做瓦的，而那位给狗解决问题的打砖工也已出现。那看热闹的孩子呢？想必已早换了一代又一代吧？



稻苗出穗，黄了。在秋的催促下，收割了。
一遍光秃秃的田野里站满了和尚般的稻草堆。

花
儿
为
什
么
这
样
红

131





惊 魂

◎

于富强

付坤趑趄地摇晃着就像在舞厅里跳的摇摆舞，没醉谁敢，谁敢说 I 醉了，神志似乎还很清醒。

傍晚，天阴沉沉的，就像是 I 用一块抹布把天给遮住了。空气也很闷，有些缺氧，这鬼天气。真是的，我怎么说走就走了。

小垒出来追上自己，把自己拽了回去，酒桌旁围坐着三男一女，都是朋友。怎么哥们都犯邪病了，都想甩出特色语言，标榜自己，取悦小雅。那个女孩叫什么了，对叫小雅，抿嘴笑的样子就像去了公园观赏猴子在耍。谁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呢。这几位哥们还在唇枪舌剑地争辩着，付坤举起杯：“喂，哥们换个频道吧，别争了，喝酒。”提议了几次也没人听他的，觉得特烦就离桌出来，对了小垒跟了出来把付坤拽了回去，小垒是尽东道主之谊，在他家吗。话不投机半句多，又喝了会儿酒，付坤默默地离桌这